

又是一年清明至。《岁时百问》中说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光是名字就很亲切,听着就喜欢。清明时节,草木葳蕤,生机勃勃。气候清新明润,心情也清爽明净。

“清明前后,点瓜种豆。”对故乡的人来说,清明紧连春分,正是开犁播种的好时节。田畈地头,布谷声声,牛儿欢腾,农机轰鸣,犁耙水响,犁开的黑土气息芬芳,惹来些斑鸠麻雀啄食小虫泥鳅。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吃自己的饭,流自己的汗。春天洒下的汗水,夏天才可见葱绿的庄稼,到秋天方能谷满仓,麦成山。劳动,是对美好春光的最好报答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“燕子来时春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”阳光明媚可爱,梨花晶莹如雪,杨柳清秀多姿,它们是春的眉梢,远处传来几声柳笛。人们纷纷奔赴一场春的约会,去踏青赏花,或童心未泯,春心荡漾,去放一放风筝,荡一荡秋千,找回久违的感觉,释放出对春的热情,品味生活的美好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雨恰到好处,如牛毛,如细丝。春雨润如酥,春雨贵如油。有雨滋润,天清地明,大地一片清明。疏雨洗尘泥,枝叶愈发明亮,呼吸之间,吐故纳新。洗去心尘,清空杂念,于疏朗清宁中,泡一杯清明茶,捧一卷清明诗词,放松身心。在简朴素净的日子里,与清风明月作伴,尽享清爽自然。



清明在左 怀念在右

文/蔡志龙

深植于记忆深处的自然是那清明祭祖。故乡的清明节,又叫鬼火节,三月三。说是清明节晚上能看到鬼火的,大人们吓唬孩子晚上不能出门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磷火。每年清明节,爷爷总带我们到祖坟山去祭祖。杂木丛生,

野草萋萋。祖先坟莹,在岁月的侵袭中沦陷,坟头长满了杂树。爷爷指挥我们培土除草。拂去墓碑上的尘泥,挂纸,上供、烧纸,声声鞭炮,袅袅青烟中,爷爷追根溯源,讲述祖宗的历史荣光,告诉我们家族的来路去路。爷爷叹息着、欣慰着。家族开枝散叶,兴旺发达,感慨我们碰上了好时代,希望我们读书进学,光宗耀祖。爷爷一生勤劳俭朴,乐善好施,以一己之力养活了父亲兄妹六人。尽管未给我们留下多少房产钱粮,但是至今村人还念叨他的好处,让我们收获他老人家留下的红利。爷爷当过小队长、大队书记。冒险私分过口粮,救过很多人。他清正廉明,不谋私利,来往账目一清二楚,明明白白。他常说,人要清楚做事,明白做人。

人生几度清明,爷爷故去也已多年。如今轮到我爱着孩子们给他扫墓,青冢高高,思绪悠悠。袅袅青烟,关联阴阳,一头连着时光的深处,一头飘向可期的未来。古与今,死与生,轮回之间,生命在赓续,家风训诂在传承。家是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清明节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一次释放,它吹响了家族集结号,大家同根同源,追思先祖筚路蓝缕的艰辛,感恩先祖功德,维护家族和谐团结,让它充满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其实对祖先最好的告慰方式,做好本职事,过好现在的生活。

如此说来,人世间的清明,人性的清明,社会的清明,不就是清明节最好的诠释吗?



清明种花

文/张叶

前几日给母亲打电话,说起春天的农事,我心头忽而愧疚:“哎呀老妈,您给我带来的花种子,我忘了种了!”

母亲笑道:“不晚不晚,到清明再种就行,要不怎么叫‘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’呢!”她还告诉我,春花夏花,有的是拔辣皮实的性格,哪怕真的晚了,你给它点阳光水分,还是能泼喇喇地长起来。

我爱看一年四季的花开,却不是养花的高手,有些花儿,跟着我开一年半载就“罢工”了,终日绿着;有些草本的二年生、一年生的花儿,也林妹妹似的爱使性子,小慧早夭,让我每年重新播种,伺候。

我最常种的,是非常顽强的四季梅。无论哪一个季节,只要将种子撒进土里,过不了许久,两瓣小小的叶子就会冒出来。不用浇很多的水,它长得飞快。而且“性格”娇憨爽快,长到一筷子那么高的时候,就迫不及待要吐苞、开花。花色二红、玫红居多,明丽鲜妍,像个活泼的小姑娘。不肯输给四季梅的,非马齿苋花莫属。母亲给的花籽,赤橙红黄粉紫都有。它们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,一粒花籽,显示两条细长的萌芽,然后成株、成丛,每一条藤梗都高举着一朵色泽明艳的花朵,蝴蝶和蜜蜂多半循着它的香气而来,在我窗外的阳台上,翩跹复翩跹。

娇黄的玫瑰花,在母亲眼是“娇小姐”,不像粉红、胭脂红色的易活,剪一枝插进松软的泥土,过几日便能生根、抽芽。它需要适宜的温度、土壤的矿物质以及酸碱度等等。母亲这位乡下“灌园叟”,说起她花草,如数家珍。

我种的花,虽在门口的街市上可以买到,但与母亲给的意义大不相同。我求学及工作,都远在千里外,与父母那是真正的“相见常日稀”,疫情发生后,更是有过“阔别”两年的忧伤经历。那两年里,每到春天,母亲都将她秋天时收集好的花种给我寄来。装花种的,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小巧布袋,每每总让我想起黛玉的香囊,思及母亲那满满的牵挂与温暖。可爱的四季梅,疯起来会不分昼夜地盛开,整一棵繁花似锦,光落花都十分好看。想家的时候,我就会坐在花盆前,轻声与花儿对话,不由自主吐出一句:“爸妈,您们还好吗?”窗外的马齿苋呢,更是大刀阔斧地奔向夏天,一粒去年的种子落地生根,在天台的砖缝里四处开花,仿佛对我说:“让你的父母放心,学我,将生命力顽强地泼洒!”

清明前后,冬瓜点豆,种下一腔思念满怀爱。

古人如何过清明节

文/尚庆海

清明节,又称踏青节、三月节、祭祖节等,和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。清明节大约始于周朝,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,是我国唯一一个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大节。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。据《唐会要》记载,唐玄宗开元年间,已有敕令:“寒食、清明四日为假”。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,假期延长到了五天:“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,休假五日”。唐宪宗元和年间延长假期的“通知”更是延长至七天:“寒食通清明休假七日”,古人的“黄金周”就此拉开序幕。

这么重要且历史悠久的一个节日,不少古代的文人墨客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“清明”诗,妇孺皆知的如杜牧的《清明》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如白居易的《寒食野望吟》:“乌啼鹊噪昏乔木,清明寒食谁家哭?风吹旷野纸钱飞,古墓累累春草绿。棠梨花映白杨树,尽是生死离别处。冥漠重泉哭不闻,萧萧暮雨人归去。”杜甫的《清明》:“著处繁花务是日,长沙千人万人出。渡头翠柳艳明眉,争道朱蹄骄啮膝。”柳永的词《木兰花慢·拆桐花烂漫》:“拆桐花烂漫,乍疏雨、洗清明。正艳杏烧林,细桃绣野,芳景如屏。倾城尽寻胜去,骤雕鞍、绀毂出郊坰。风暖繁弦脆管,万家竞奏新声。”从以上诗句中不难看出,古人清明时节除了扫墓祭奠先人外,还有许多的娱乐活动。

由于清明节和寒食节是连在一块的,人们通常将扫墓延至清明。寒食节,也称“禁烟节”,即天下禁火、只吃冷食。到清明就把新火给续上。古人是钻木取火,不同季节用不同的木材来钻,清明时节要换榆柳钻火,因此有了旧日火、取新火的意思。苏轼有诗曰:“且将新火试新茶。”古时某些地方还有清明淘井的风俗,而清明也是收茶的时令,所以水也是新的,茶也是新的。

清明节祭祖,酒是必不可少的。扫墓时,人们携带酒食纸钱等贡品到墓地,将贡品摆在先人墓前。受寒食禁火的影响,纸钱不焚烧,而是挂在墓地的小树上,或压在坟头。壮年为坟墓培新土,再折几枝柳枝插在坟头,然后叩头祭拜,并将杯中酒洒地以敬先人。中午吃饭,饭桌上为先人留上座,在上座前面摆好酒菜,寓意让先人先饮酒进食,以此来表达对先人的尊重和缅怀。

清明节有七天小长假,以此除了扫墓,还有踏青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打马球、斗鸡、插柳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,既可锻炼身体魄,又给假期增添了无限乐趣。

古人的清明节扫墓娱乐两不误,在祭奠缅怀先人同时,通过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,即强健了体魄,又放松了心情,特别有益于身心健康。



清明节的团聚

文/王万飞



清明快到了,母亲嘱咐父亲集上多买几条黄花鱼来,还有排骨和鸡,“好不容易聚在一起,要让大家吃得好呀。”

几天前,远在北京的小姑就打来电话,她坐那天早晨的动车,一定要等着她来后再上坟。

这些年来,我们家已形成一个规矩:清明,家里人不管外出的,多么忙的,都要回到祖坟上扫扫墓。我两个叔叔,三个姑姑,还有哥哥姐姐……在那天都会聚在一起。

到清明节这一天,父亲和哥哥早早地就忙活上了,炸鱼煮鸡炖排骨,还有很多菜要做。

不到晌午,两个叔叔来了,都拿来了一捆一捆的纸钱,母亲就把那些黄纸用一种圆形方孔的模子“印”在上面打了,就成了冥钱,一摞摞地码在那里,很是整齐。

到晌午,小姑拿来了一大捆纸。她说,自己不常来,给老人多捎些钱来,让他们慢慢“花”吧。大姐也来了,那些纸钱就堆了不少。

大家到齐了,就把祭品包好,拿上酒烟,带上那些纸钱,都到祖坟上给逝去的爷爷奶奶上坟。

爷爷奶奶的坟头,就在祖坟的第六棵柳树下,还立了一块碑。

摆上祭品,倒上酒,点上烟,子孙们齐刷刷跪下,让那香静静地燃着。大姐小姑在坟前一卷一卷地烧着纸钱,还一边念叨,说些家里今年的变化,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事,那些纸钱就呼呼地烧起来,跳跃着火炎。

等烧完了所有的纸钱,香也燃得差不多了,大家这才起身离开。上坟回来,一桌子菜已经准备好了,大家一坐下,把话题又转到那些逝去的老人身上。小叔说:爷爷死的时候,自己还没娶媳妇,这一晃三十年过去了,自己都成爷爷了。

奶奶去世的比較晚,说起奶奶来,那话就更多了。

奶奶活着的时候,每天都出去拾柴火,家里的柴火老是那么一大堆。

奶奶还在世的时候,每天都沏上一壶好茶,让大家来喝……

这一下就勾起了很多记忆,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眼睛就有些湿润。

父亲打断了话:“别说这些了,我们不高兴,让他们看到也吃不安心呀。”

我就说:“奶奶爷爷苦了一辈子了,盼的还不是让我们大家都好好地在一起吗?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呀。”

这一说,大家都都笑了,举起酒杯喝起来……

这样的场景,我家每年都有一次。是逝去的亲人,让大家聚在一起,大家在怀念亲人的同时,也让亲人间的感情又拉近了一步。

清明,不光是祭奠逝去的亲人,还是个亲人团聚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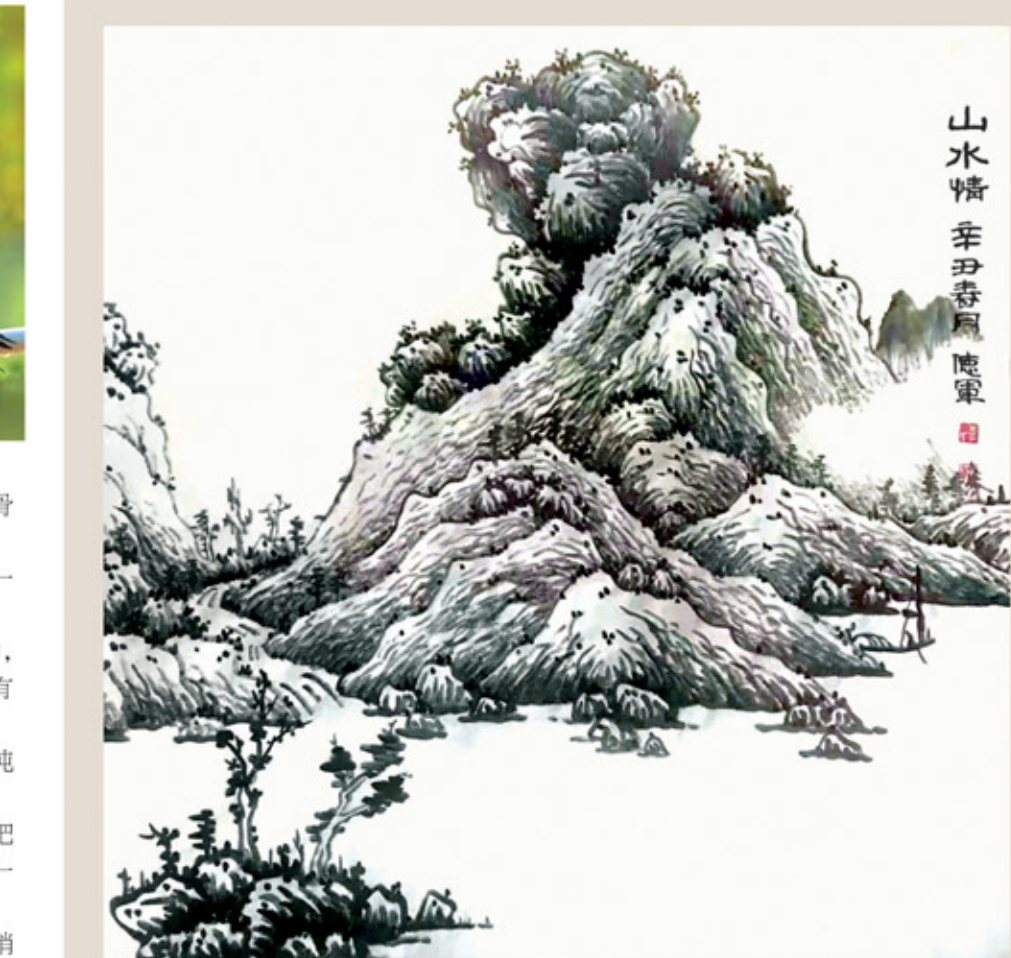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每个清明节,父亲都会带着我到屋后的山地为祖父母“挂山”。

家乡人将扫墓说成“挂山”,“挂山”是一定要有“挂山签”。清明节前几天,父亲准会认真细致地准备“挂山签”,也就是将剪成齿状的红白纸条,绕缠在两尺来长的棒棒上,形象极像演戏用的马鞭。

清明节这天,不论晴天雨天,父亲都会将三牲酒礼以及“挂山签”等一应行头装进竹筐,用锄头撬着竹筐,带上我,开始了“挂山”的行程。

来到祖父母坟前,父亲先挖下一草萼反扣在坟尖上,再插上“挂山签”,然后摆三牲酒礼、燃香烛、点边炮、烧纸钱,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十分虔诚。

完成这些程序后,父亲坐在坟前,掏出他的旱烟包,边卷喇叭筒边说:“人死如泥。我百年之后,不要为我修坟堆,挖个深坑埋了,再在上面栽上树,比做坟墓强多了。”



中国山水画

山水情

李德军

清明时节青团香

文/杨志娟



青团是江南地区清明时节特有的一种吃食。杏花微雨,暖风摇曳,吃上一口,满嘴春天。

据传这一习俗起源于清朝,太平天国一位得力干将被清军追捕,幸得附近一位农民帮忙,将他打扮成农民模样。清军没有搜到人就在村里设岗,防止有人出村送吃食。那位农民回家后思量带什么吃的才能躲过搜查,走出门,一脚踩在艾叶上,摔了一跤,手上,膝盖上都染上一层绿,便心生一计,采回艾草清洗煮烂挤汁,揉进糯米粉,

做成一只只青团,混在青草里,这才混过哨兵,最后得以返回军营。

现如今,每到清明时节,人们就开始采艾草做青团。将鲜嫩的艾叶倒进井水里洗净,下锅焯水,捣碎取汁,把青汁倒进准备好的糯米粉中,反复揉搓,像要把春天揉进糯米里。搓成长条后,捏成一个个小面团,用大拇指与食指进行挤压,使其成为一个碗状,再放入准备好的馅,捏拢收口。手指翻飞舞动,不一会几排青团就排排站立,像哨兵一样整齐有序。然后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在蒸架上蒸煮,没蒸多久,草香便从锅沿漫溢出来,空气中氤氲着春天的味道,让人口水直流。

再蒸十来分钟,青团便熟了。掀开锅盖的那一刹那,一团团碧绿的小胖墩便展现在眼前,煞是可爱。我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一个,哈几口气咬下去,软糯清香,绵密顺滑。

青团有很多多种味道,外汁可用艾草、浆麦草、其他蔬菜、甚至现在还有现成的青汁粉调制,内馅有芝麻、豆沙、鲜肉、咸蛋黄、肉松、莲蓉……但我最喜欢的是奶奶用浆麦草做的青汁,比艾草的青草味更浓,搭配上自家种的芝麻,香气十足。

如今清明又至,而我漂泊在外,再也吃不到家乡的青团。当我在街头路过卖青团的小摊,我仍然会买上一盒,因为那青团的味道,便是清明的味道。

生活,也引来了邻里羡慕的眼光。

父亲去世后,我们遵照他的遗愿,将父亲安葬在屋后小山岭3米多深的坑内,再在上面栽上一株松树。几年后,母亲也随父亲而去,我们按同样的方法安葬。如今,两株并排而立的松树郁郁葱葱,在水泥坟墓林立的山头,显得特别养眼。

多年后,我离开了小山村,但每年清明节必然要赶回老家,在父母守护的松树上挂上小白花,在松树下摆好祭品,然后坐在树下,回忆父母艰难的一生……

望着高大挺拔的松树,我突然觉得父亲是那么无私那么伟大,先前将满腔的爱全部献给了我们,死后还不忘用自己的驱体为大地增添一抹绿色。

今年清明节,因疫情原因,我不能回到家乡,只好在网上点一柱香祭奠父母。我仿佛看到老家后山岭上的两株松树,更加郁郁葱葱,如屏如盖。轻风拂过,树枝轻摇,分明是父母在向我挥手。

清明时节忆“挂山”

文/朱玉华



父亲一生爱栽树,后山坡的杉树郁郁葱葱,房前屋后各种果树果实累累,这些父亲的杰作,既丰富了我的童年